

淵峯奕函

第四函
七冊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五十七 說

辯附

說一

增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撓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撓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晉陸機文賦曰說煒華而誦誑

說二日秦伯出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

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又曰晉

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人部

說

說

二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
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

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
不得鬪退不得還吾竒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
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
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辟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
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
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

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秦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
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
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
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
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
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
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
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
野傅異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
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
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
道也願將軍勿疑 **壘**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
俊才謂可游說勸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
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
入爲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旣訖
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
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
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

通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

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
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
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
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于讓曰今主
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
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
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
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
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
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慄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賢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
願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 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
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
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
王武俊爲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旣出恒州謂衛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
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
之傳首京師言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怱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殺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
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言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
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
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
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唐書曰王武俊
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
之林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
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
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
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
逆首而宰相聞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
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寡人也今不憚
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
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
約馬燧盟 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
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
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
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

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
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
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
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
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
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
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
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
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

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名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

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
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
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
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
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
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顓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
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圍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爲政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頗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諭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畋灤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

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鬪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
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
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
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二吳有地千
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
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
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
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
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踣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
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
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
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實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
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
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
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
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
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雄叛諸郡堅
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
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
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寘鐸之反以誅瑾爲名起
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
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
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
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

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
班師入京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
寘鑼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
呂強張承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
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鎔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
璋爲猛婦翁鎔慮其黨猛名指揮沈希儀問討希儀察
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
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
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
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
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
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
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
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
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
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勦邪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
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
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即我
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
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雛視之吾何睚焉吾欲殺猛
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
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
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
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原賜鉞

佩印

史記

虞卿遊說士也

躡屩擔簞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百鎰

白鉞一雙再見命

為上卿犀首相秦嘗

抵掌

掉舌

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

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抵掌而談天下莫之抗

長短縱橫

煒

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漢書酈食

緩頰

甘辭

漢書

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說魏王豹

莊子

矯尾厲角

破橫散從

鬼谷子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

知所長

地也白帖蘇秦張儀破橫散

避所匿

知所長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泄禍未必其身泄也而語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泄禍未介蟲之捍必以甲

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所長而談者

不知用也注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決是非

察愛憎鬼谷謀慮篇乃立三儀曰上中下象

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和若比

人部

說難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說

主

目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

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詞往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口舌

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注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口舌

得官 口舌存國 漢書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

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

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徐召之升
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
鉉無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以對 鴻漸與崔獬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
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歸附天下列城墜守以待主

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元史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阿沙
不花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
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
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
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不
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
解

說懷光

詣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
萌李景畧說懷光請復官闕迎

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

於不義明史紀事李夢陽忤劉瑾下獄將置之死時

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

海不往至是夢陽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海許之

遂諸瑾瑾大喜延之上座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

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

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奈何

欲為白脫靴哉瑾曰當為先生圖之夢陽由是得釋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遺陸賈說項王請太公弗聽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

天下辯士也明史紀事燕王兵渡江建文遣李景隆

及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往以割地講和為辭燕王

曰公等說客邪始吾未有舉動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

云大義滅親吾今殺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

並白帖

巡其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

受戮無收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梅不用蒯通之言朱建為黥布相布欲

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說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禮因來往

呂氏春秋善談者若

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操兩可列子斲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

義旗回指陶侃事陳說大義唐書柏耆素有志

王承宗以常山拔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

行營以畫于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

拾遺既見承宗陳說大義承宗泣學術不純元史世

下請質二子獻兩郡書由是知名學術不純祖嘗與

姚樞論天下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東縵乞火漢

曹參相齊請蒯通為容或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

遺補過顯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

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

人部

尚書賈公彥卷三十九

說辭

三

火

辯一附

原 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莊子服

離合 堅白

魯連子

齊有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

魯仲連謂巴曰

先生之言有似臬鳴出城而人惡之巴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

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挂五鹿君

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文子解連

連環可解也

卮言

美言 倪 莊子 卮言日出和以天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說楚

絕秦

絕秦並詳左傳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台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漢書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長安號曰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

聲上詳漢書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

三端三妙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

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吳錄吳興沈友字

子正善屬文有口辯眾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

皆絕於彫萬物驚四筵莊子古之王天下者智雖

萬物不自說也杜沛公輟洗張昭盡爵漢書

詩高談雄辯驚四筵沛公輟洗張昭盡爵食其入

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奚云助秦邪食其

曰必欲合從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

坐延食其坐謝之吳志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

增

人部
月益頁部
卷三十九
九
游揚其名
屢奪其說
曹丘生數

招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賣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
 謁布賣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行
 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丘至則指布曰楚人諺曰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深楚之聞
 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
 美乎何足下拒僕之深也布大悅引入為上客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
 倚貴綴辭衆多下之獨陸元談辯鋒生 荅問鋒生
 朝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五代史後唐孫晟奔於吳是時李昇方篡揚氏多招四
 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
 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
 喜書韋渠牟為四門博士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
 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
 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充解然荅問鋒生帝聽
 之意 **辨詐無窮** **辨論不屈**
 動 為 人 臣 慮 機 事 曠 廢 使 神 人 來 備 羽 翼 明 日 殿 以 禍 衣
 見 辨 詐 無 窮 賦 大 驚 號 葛 將 軍 元 史 桑 哥 當 國 董 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撫

拾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屈

如流

南史周顥音辯辯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發口成

滯彌日不解

梁書簡文在東宮名威哀談論又嘗置

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

馳騁大義問以劇談哀時騁義摛與往復

遠言亟辯

元史虎都鐵木祿字漢卿以軍事入奏敷

人樂於聽受

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顧不勝邪

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

異至帝前遠言亟辯德

逢占射覆

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張衡西京賦游說

騁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桓譚新論公孫龍為

人部

辯

堅白之論假物取譬

張衡西京賦游說

謂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
所以名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原蘇秦陳六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上詳史記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論言 彈射臧否 商權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 附

原一日伏千人 詳辯

原飛言 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

口諧辭給 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做弄無所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懸河 世說郭象口如懸河瀉水

注而不渴 一佛出世 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

人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 求至當

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無可攻

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 後止 書

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與重論議重不

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鏗出 東方朔傳郭舍人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論辯 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

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

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知其心
靡他遂聞於帝 聰敏辯給 金史阿離合懣為人聰敏
帝始信之無疑 辯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
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
朝譜牒或積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辯析言之世祖
嘗稱其強記
人不及也

人部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
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
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
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使桓公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
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

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
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
弊也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
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鑊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
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

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
之何以爲心引鏡鬪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
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

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太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劔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
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
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
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王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
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
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
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
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
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
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
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
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
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

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
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
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
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天道輔
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
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
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
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
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
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
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
月闇投昔人爲誠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
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
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
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
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
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
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

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
冀聽識一聞斯悟 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唐高祖荅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
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膻膻周原僵屍
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殫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
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
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
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
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
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勵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
主就縛矣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
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
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
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
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因於
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跣踵延頸
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

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
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
先相公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
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
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
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
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
之舅惟誠惟岳庶兄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
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
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禹咨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
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
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
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
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
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
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
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
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

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生爲暗復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瞳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夫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
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險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
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
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
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
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違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竒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
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
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
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
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
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倖猜忌若此事竟何成
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
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
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
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
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
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
生鸞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
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
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
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
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
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
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
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
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高魏爲建文帝上書燕王
曰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爲
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
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
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
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
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爲名恐一旦奸
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
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
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
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
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
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
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
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
萬一蹉跌於斯時之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
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八

嘲戲

嘲戲一

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增論語孔子曰前言戲

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

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儒爲戲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

于自見而文非一體解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

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嘲戲

掌 梁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
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
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爲氣所動不戲謔是
持志之一端 張橫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
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他人已
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肩少進
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于大門

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至王問何爲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及取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干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位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於後卞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
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
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
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
謚父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
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調
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歎曰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此
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
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
朗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秬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如
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
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
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向身蟲
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
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

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
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聞荆山之
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
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
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
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
實殊異尚可納也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曰
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
至死但當出閤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

讌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
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
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
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劾

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
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
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

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
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
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語林曰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
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
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
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
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
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
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因
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 又曰荀鳴
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彀爾矢荀
答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
發遲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顧凱之家傳曰凱之

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語

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糶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糶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棹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陣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
槌 晉中興書曰刁彞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
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
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
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

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
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邪 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
軍與周參軍同賭垂成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
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
撻而況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

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

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

色 **曾**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

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士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世說曰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荅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原沈約宋書曰

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竝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增人物志曰丘靈鞠

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事文類

聚曰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者謂之羊頰師伯缺齒號曰齮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古謝傾陪以爲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儉之目 又曰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徒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騾北人食榆故云思道以續之曰共甑分炊

飯同鑊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饌也 山堂肆考曰齊

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
豈比吾千丈松劉答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
能屈 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

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

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

殊不畏皇后耶 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

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

巨鼈以何物爲釣線曰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霓

爲絲明月爲釣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爲餌丞相悚然曰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
王溫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
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
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
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 山堂肆
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
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又曰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
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在
惹踢招拳卒未休唐書曰渾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又曰鄭棻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爲相宗戚詣慶繁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山堂肆考曰南唐寇

豹謝觀同在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爲設祖席席上
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獬圖即
答曰白獬遭釘釘在門 五代史曰晉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晉王方
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 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昇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
相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

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
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又曰楊文公嘗
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
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
是公大笑而易之 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睂目
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
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有賓
文賓者五代漢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
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俊所延賓
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
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
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魯
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丁公方用事一日魯以公事造
其第盤辟之際丁即曰學士拜時衫窄地魯應聲曰侍
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衄殆不能支 又
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
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辭曰宵寐匪禎札闔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
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
之 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筋而問
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
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
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 又曰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
直史館名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

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置其所學熙
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
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
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漑田萬頃但須得貯水之地介甫
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
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

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復
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
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 又曰王介性輕

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吳興
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
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
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
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事文類聚曰元豐中高
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

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許由鼉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

錯葫蘆又曰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

直甚分文攽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

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山堂肆

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

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

襄無口便成衰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

全爲贖攀龍只是聶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

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又曰陸伯麟側室育

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
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
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
花下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
元獻罷相守頽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
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醕醉花前又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
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

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
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
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
笑久之以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
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糲飯貢
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糲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
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
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糲飯

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無曰毛 又曰尤延之與
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
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 又曰誠齋戲呼延
之爲蝥蟬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
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
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曰
西涯李公喜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
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
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又曰陸式齋大參

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
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為善謔

嘲戲三

原題驢面

覓鸚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權使題驢面上曰諸葛子瑜瑾

子恪請益兩字曰之驢權即以驢賜恪
白頭鳥集殿前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覓
白頭母恪曰鳥有鸚母請覓鸚父
天子無戲先祖

相譏呂氏春秋成王援梧葉以為珪授唐叔虞曰此封
汝虞以告周公請封王曰與虞戲爾公曰天子

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晉書賈克嘗宴朝士庾純
後至謂曰君行常在入前今何在後純曰有市井事不

了是以來後純之先曾為五伯者
克之先曾為市魁者故此相譏
戲偃 斬萬論語

左傳宋萬歸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注戲而相狎曰斬

玩人 侮子 此書玩人喪德詩今 士女相謔 前後

相譏 上見詩 世說孫綽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汰之瓦礫在後習曰簸之揚之

據此 狎侮 矜莊 書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鄭詩

故有戲謔 肉譜 瘦相 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

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

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

目邪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

目為 乞馬 移魚 贈以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

逸足我選留意在明珠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

主人素鄙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章即請於主人

曰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

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

取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全日左邊之驚蝴蝶碧

魚亦合從裏邊右邊二塵髮飲大笑

鳥雀北齊書魏收字伯起拆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

著管輕薄人號為驚蝴蝶唐書潤州刺史韋誥有女

擇配參軍裴寬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沐猴冠

碧席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

麟擅漢書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韓生按沐猴獼猴也雖著衣冠心不類人久之即欲褫

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唐書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

麟擅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

上麗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

是

被凍蠅

著熱狗

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

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

得霜鷹後健被凍蠅頑鈍也山堂肆考唐狄梁公謂

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熱狗也

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熱狗也

眼小

耳大

潛確類書宋太祖嘗與趙普言及桑維翰

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長當護其類聚

唐節度使李忠臣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

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李趨兒章得象山

肆考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以

峴為宗忽一日有人投刺云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

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知之乎峴曰

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歸田錄章邨公得

象與石資政中丞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常戲石學

章云昔時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士

辛太公

從事文類聚石曼卿善戲謔嘗出馬驚墮地

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山堂肆考辛郁字太公弱冠

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幸太公上曰何如舊太

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真神童

真郭郎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埃曰趙老

人部

州縣類函卷三百九十九

朝戲

七

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驚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渠稱年
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事文類聚政和間殿試
何桌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
孝友頗古怪唱名日河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
榜眼真潘郎第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
三人真郭郎也 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
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
者已得聖旨也 呂溱字濟叔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
皆推許然自貴重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
云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帥宣州
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也
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觀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事文類聚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河為水
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神亦扶出土
大喜口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癩黃莖無
處消 效顰 安帽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
破耳 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

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

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邪季和大笑事

文類聚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

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文

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僕

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閒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揮蠅 餒驢 善潭峻歸朝獻 贖歌詩乃以為祠部郎

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

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事文類聚齊地多寒春

深未草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藉一筐以饋艾子且曰

此物初生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

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餒驢也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大見

者溫為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

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

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不覺淹緩溫雖笑其滑稽

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袁陽太守 陳書徐陵使魏魏人

人部

朝戲

朝戲

朝戲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
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 喙長手重 口正心邪 山堂肆考唐
寒暑收大慙 事而短于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重千斤 唐書高相嘗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
短口正而心之邪耶世長曰名長意

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活剥生吞 逆
取順守 容齋隨筆唐李義府詩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誚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誚
山堂肆考宋吳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

用王氏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
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及攻王氏徐擇之為左相

語人曰元中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 杜園賈誼
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熱熟顏回 事文類聚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彼斥和叔曰孔生真

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彼斥和叔曰孔生真

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彼斥和叔曰孔生真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齊書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

儉嘗牛驚跌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子雲之解客嘲

孟

堅之答賓戲

本白帖詳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

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

仲尼發割雞之戲

嘲戲四

原謔浪

見詩

旁狎

禮不旁狎

啟寵

書無啟寵納侮

好弄

左傳夷吾弱不

弄好

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謔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鬻

晉書謝混少有

美譽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子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相元子誠可纒小富貴便豫

人部

朝戲

朝戲

二

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表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衛混後

果尚主初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美而項上一爵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于時呼為

禁衛故珣和鼓宋史曹利用掌樞府馮寵自恣而張因以為戲和鼓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

之為待湯見聞錄明李西涯在政府宴會試貢士若和鼓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

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中山野錄盛文甫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玄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藝賦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藝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海成碧綠青黃指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

策結見聞錄明二編脩謁李西涯日近有一策防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擇何官二君笑云策防

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也執事責也園外狼歸由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官坊

中立天禧中為負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

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
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

秃角犀

唐書杜悰出入將相

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陸扆舉進士

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

沒

字碑

五代史後唐豆盧革罷相任園與安重誨鄭珣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

相者重誨以崔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

陛下誤加採擢比不知書以臣一人
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劉棉花

明史記劉吉

在內閣人呼為劉棉花
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姜制之

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

令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
之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

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解事僕射

唐書高宗時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

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由
是當時多稱仁軌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請

人部

詞監類山卷三十五

嘲戲

三

省至德已收煤嫗乃復取曰初以
為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
汗淋學士聚王平

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下馬流汗
夾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相公問否山

肆考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

中立見其端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感
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自難記不聽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亦
可識尋常百姓山堂肆考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居清

也談終日率以為常題一絕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
下風清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楊

吟賞久之曾稱于王荆公大笑曰此
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楊亦大笑

與楊億同為侍從億善談謔凡寮友無
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
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畧謂之

刑于寡妻南

齊

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耳

許爲長史

宋書太祖嘗面許張融長史帳

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嘲戲五

原詩晉李克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
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
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
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
一顧重千金

增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虬蟬撼大樹可笑不
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
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
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礮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
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
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
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
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
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
我高顏頰

原文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還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柝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王
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
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負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纒垂
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
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
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
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
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乎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阨隕雖
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
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
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
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
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摘藻如春
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
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
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當此
之時搨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微君呂行詐以賈國說
難旣遁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
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
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旣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
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曰或說已曰今子
韜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
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
人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忿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
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
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媵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
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穽之路鳳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
于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鈎
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
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
韞贖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
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感焉胡老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
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
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駕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
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
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
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
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
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尊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
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
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
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
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
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
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
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
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
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
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宦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
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卓
爲封蛇幽鳩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
今以寬弘爲守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
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
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
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
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
闕而風烈宿宣也

增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

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
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

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
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
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
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
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
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
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
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
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趨趨幣貴坐不安
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欲者名所殉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
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
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
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
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魄散
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宋蘇軾補龍山文曰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
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
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
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拈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

爲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駮交鶩鴛蹇
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成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
軍度量闕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
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
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
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右解

書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聞命

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
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
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興盡惟天席地友月朞風新年則柏葉爲樽
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
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
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
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禳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
隆與莫秋水書曰足下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
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
駟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徧
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
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慙然臃腫向人
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

人部五十九

別

別一

原毛詩曰出宿于汭飲餞于禰

增又曰佻兮達兮在

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原禮記曰嫁女之家三

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詳禮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言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也

又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又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

水兮送將歸

又曰超北梁兮永辭送美人兮南浦

別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

別

原毛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增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原家語

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

增

左傳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

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齏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

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原吳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又曰句踐入

臣于吳群臣送至浙水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爲祝句踐舉杯垂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送之與起相

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增**史記曰吳起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外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原**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

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三宿

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
問曰先生與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
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
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
中沐我 又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
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去矣即貴願無
相忘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爲祖道至渭橋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竝爲皇太子師傅廣遂上疏乞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爲設祖道供帳東

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爲之下泣

詳太
子太

傳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

訣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之外以

身爲本

東觀漢記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

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敕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

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

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

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

人部

辭體類函卷三

別

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

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奐親善奐爲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

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免瞻望弗及
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
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
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
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
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安撫之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
送閭門扼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 吳錄曰孫權祖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
將陛下鬚無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將鬚曰臣今日可

謂將虎鬚者權大笑 蜀志曰宗豫聘吳孫權捉豫手

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

矣恐不復相見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

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

與輅別戒以二言曰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

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

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曰酒不可

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邪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采藥於桐廬山

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返乃

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語林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不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爾 世說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

增晉中興書

曰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巢澄便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卵弄之傍若無人 文士傳曰張翰到京師時齊王冏擅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歎曰吾亦思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

原

沈約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世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傅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著舫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祖故是梨終不臧者便去宋書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增後魏書曰

南安王禎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禎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竝聽射帝送禎下階流涕而別人物志曰睦夸高尚不仕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廐中夸遂託鄉人輸租者
謬為御車出關 又曰隋楊素將西征詣牛弘別弘送

至中門素曰大將遠征何送之近弘揖而退素曰奇章

公其愚不可及

弘封奇章郡公

唐書曰魏元忠為尚書右僕

射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
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

又曰明皇東巡泰山宋璟為留守帝將發謂曰知國

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

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又曰安

祿山反帝召哥舒翰為元帥率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 又曰陽城左遷國子司業時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既行太學諸生何蕃等皆泣涕立石紀德 又曰昭宗反正韓偓為功臣位侍郎學士朱全忠至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五代史曰韓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山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
爾 宋史曰太宗時趙普罷相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
太尉兼侍中帝作詩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
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
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
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
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
終之分可謂兩全 又曰普復相三上表致仕太宗賜
手詔曰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 山堂肆考曰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
守孫覺願往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
別同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爲劉安世所彈又曰理宗
時魏了翁被命出視師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
巖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金史曰胡刺一名
文大定初改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上賜常御條服佩
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
又曰伯玉以疾求補外除寧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
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伯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
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

弟在近密如見卿也 元史曰世祖出王秦中名許衡
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
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
河內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又曰王磐
以資德大夫致仕太子聞其去名入官賜食慰問良久
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
寺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 又曰世祖詔起
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
曰昔在先朝卿深識機事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
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嘗戶

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
往體朕此意 又曰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肅酒
以餞伯顏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
惟此與女色耳 又曰李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請告
歸葬仁宗勞餞之曰事就速還毋久留孤朕望 又曰
秦定閻吳澄爲平章政事移疾不出左丞許師敬奉旨
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
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
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
又曰秦不華上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

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
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邪後雖爲時相擯斥人
莫不韙之 明史紀事曰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以老病
乞骸骨不許屬劉大夏一從臾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
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
留獨不能爲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去泫然
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頭泣珊出謂大夏曰死此官矣
又曰武宗時楊廷和與劉忠直講旣罷上謂劉瑾曰
經筵講官耳何多詞瑾曰二人當令南京去乃皆遷侍
郎時南部侍郎無缺皆添注雖陞實遠之也忠謂廷和

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
知必以我等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
曰劉先生不足我邪遂厚廷和而疎忠又曰瑾逮劉
大夏以李東陽解乃與潘蕃同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
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催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
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別三

原宿濟

餞鄒

上詳別一
伯言邁王

詩申
于鄒

浮雲

零雨

上見
李陵

贈蘇武詩
下見孫

楚世陽侯祖道詩

牽衣

總轡

魏文帝見挽船士
兄弟辭別詩舍我

陸機

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
赴洛詩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 參辰 弦栝 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陸機為顧彦

離合豈非常 送南浦 造北林 楚辭余交手兮連行

警彼弦與栝 送南浦 造北林 東城子侯家詔春時

植離友詩日匿景兮天 北館 東城子侯家詔春時

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 北館 東城子侯家詔春時

出東城送子臨河曲登樓望峻坂時逝一何速 白雲

黃鶴 白雲在天山川間之 下見蘇武贈李陵詩曰

北路 南津 曹彪答東阿王詩 盤徑難懷抱停駕與

答元機詩 悠遠途可極 別怨會 二鳧 雙鸞 上見蘇

何長南津有絕濟北渚有河梁 二鳧 雙鸞 上見蘇

陵詩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 雙鸞 上見蘇

戢翼太山西單維倫獨遊哀吟傷生離 蘭圃 桃

館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郢人逝矣

館 誰與盡言 荆州圖記 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桃林

送歸之 東津 西渚 為長賴津津側有才堂此亭

人部 別

迎送所泊也
戴逵離賦挾鳴琴於林下理
四鳥

三荆
家語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聞有哭聲甚哀顏
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

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
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吳均續齊諧記京兆人

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一堂前有一株紫荆甚茂共
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

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惟悴况兄弟相感更合而
可離異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而

理棹
徐幹哀別賦秣余馬以候濟兮心悵恨而內營仰
深沈之暗藹兮重增悲以傷情王彪之與諸兄

弟方山別詩脂車總馳輪汎舟理
飛棹
絲染墨悲歎路岐揚感悼
飛鵲
翔鴻
樂府

行念與石離別氣絕不能言各言重自愛遠道歸來難
杜摯贈母丘荆州詩鵲飛舉萬里一翮蜚吳蒼翔高

志難得離
雲乖
雨絕
告辭揚子哭岐墨氏感絲雲
翔鳧
離

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
郭璞詩君如秋日雲
翔鳧
離

鶴上見蘇武別李陵詩
曹植詩雙鶴俱遊遊相候東
海傍雄飛冀北翔雌逝
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

方歸雲征驚風散
李充送許從詩來若迅風歡逝
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安

足驚 棗腆贈石崇詩
翁如翔雲會忽發軔
弭棹

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
陸機贈馮文雅詩發軔清洛納驅馬大河陰分索古所
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歸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闕
結轍揚舲亭餞王少傳
弭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闕

詩挂冠東門閣歸謁西唐足結轍塵高衢祖供懸長麓
孔法全征虜亭祖王少傳詩若人鑿殆辱解絃揚歸

於真感屬神慮
悽心
結念
卜裕詩余弟適東邁眷

高興襲天情
悽心
結念
卜裕詩余弟適東邁眷

悽心相纏嬰謝靈運送雷次宗詩符瑞守
邊楚感念悽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滔
擊筑蔡邕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為

而鼓之痛思變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史記燕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人部
尚監頁函卷三下
別
上

送之至易水上既祖
道高漸離為之擊筑
陟陽候
臨川亭
孫楚有西征

候祖道詩見後
荀雍臨川亭詩目極依春
即長衢

陵高阜
上見孫楚詩
下裕送桓竟陵詩翰城將執

隔山河
閔丘谷
抗我三日月念當隔山河執鶴懷

慘毒
郭惜與從弟別詩乖索易為久
征虜亭
領

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錢王少傅詩韓焯辭輦路踈傳知

領軍府集詩苦哉遠征人將乖萃
一日三月
二載

千秋
上詳別一
下見
掩歡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

餞江夏王詩送行
張川逝離酌偶歲陰雲掩歡緒江

來日
贈策
送錢
贈之以策策馬鞭也
史記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而蕭河獨以五

涉淇

宿汭

詩送子涉淇
下詳別

風流雲散

離羣索居

文選風流雲散一別如兩
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

久矣

離夢

別魂

江淹別賦知離夢之
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分襟

揮

袂唐詩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柳下惠謂孔子曰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將微往

行色

羈心

莊

見跡邪杜詩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
何處盡謂羈

客之心也

歧言

離聲

臨岐之語也

宋胡直孺

別劉邦直詩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
五兵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

雲雨散

東西流

唐詩不言雲雨

斷蓬

蔓草

唐詩今日暫

朝應作斷蓬飛

別比鄰

遣愛妾

元史胡長孺字

寓武林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
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

人部

尚書賈島卷三

別

七

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以其妨學道割愛去之
太平清話秦少游將上

槐坂過虎溪
人物志漢郭泰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
千乘李膺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

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引領望
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也
事文類聚遠法師居廬阜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陶元亮
陸修靜皆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台不覺

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送客亭銷魂橋
李白詩天下傷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勞亭在江寧縣古送別
之所天寶遺事長安東灊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

人呼爲銷魂橋李白詞
宿前亭送江濟
范丹送王

二年柳色灞陵傷別
薛存義序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
於俎崇酒於鰲追而送於江之濟且告之曰凡吏於上

非以役民而已
一身去國千里分岐
柳子厚別弟

使司平於我也
殘魂倍艱然雙垂別波越江邊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
投荒十二年柱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

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
又別劉夢
得詩去國十年同赴難
湘江千里又分岐

原氣怨

結而不暢 涕滿泣而橫流
並本白
送荆軻於易水

餞疏廣於東門
並詳
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

送美人於南浦傷如之何

別四

原贈言
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帛乎贈汝
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
曰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
曰此五者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

慎此五者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
驪歌
漢書王式傳

戴禮客欲去歌之
雨泣
詳別
執手
詩摯執子

執祛
又摯執子
同舟
後漢書郭林宗自京師歸諸儒
而濟人謂
出郭
後漢書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

之仙舟
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人部
別
古

慕從

潘岳西征賦送歸懷慕從之戀

薄送我畿

見詩畿門內也

加以宴好

國語晉侯贈餞如公會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三年不見

於今三年

干

里命駕

晉書嵇康呂安皆曠達之士每相思千里命駕

紅亭

唐詩紅亭綠酒送君還

官樹

唐詩日斜官樹聞蟬滿

脂轄

左傳鄭子產曰中車脂轄隸人牧圍各贍其事注中

車主車之官以脂塗車轄

贈扇

見簡錄明費文憲宏記尚書張莊簡悅自警篇錄養生要節慎

飲食節嗜慾又能于怒時速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靜久自愈宏于辛亥乞歸時公為

吏部左侍郎將別以扇見贈備書前

緘愁唐詩空留語宏于是佩服之常若聞公之教

素至今緘愁不忍窺凡人寄書而言相思之苦謂之緘愁也

萬里之路

華陽國志郡治少城

西南有七橋直西門郡江南渡流曰萬里橋在成都縣

南八里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路

始於此

橋故名

十離詩

酒後爭令以酒器傷公由此出幕既

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者犬離主魚離水筆離手馬離

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筆

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散花瓊都綠行若

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他詩皆類此

登仙唐書開元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

使入為大理少卿過汴州刺史倪若水餞於郊

韓詩外傳芍藥離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相贈

以芍藥何也董子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

才多識寡人物志嵇康從孫登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居

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一揖而去宋史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罷相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上樹辭訣異苑烏傷陳氏

不為禮一揖而去檜感之

土大楓樹顛了無怖色舉手辭訣人而去

聲輕越移時乃沒杜詩暫借土天迴即其事也

登臺

人部

別

古

置酒

唐書河西李軌計窮與妻子登玉

離席奉觴

物人

志表紹辟鄭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

容終日

醉中分袂

山堂肆考蕭鳳使玉門關弟肅頻

一言濟我

秘笈明羅近溪居野江一衲子捧鉢至其

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

及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光景便不好光景等待在

何有往來

唐書陸羽嘗問張

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何以贈我

晉載記

對曰未嘗為室明月為燭四海諸

白雲慘然

北史元

行造墓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

布颿無恙

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

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欵歎又梁壇不歸弟兄每見

風作牋與殷云地名破豕真破
豕而中人行安穩布飄無恙
絲竹陶寫世說謝太

之曰桑榆自然如此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
在桑榆自然如此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

趣使人酸然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
辭職

上詩又曰張詠守蜀有錄曹參軍衰老詠責之曰何不
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驚歎曰僚屬

能詩而我初不識可愧因慰而薦之
卮酒解隙元明

善與虞集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
俱送酒出都門集先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出橐中

肴酌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
惟求得佳士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

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跪而
人將為復初推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跪而

醞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
卧雪圖金陵陸辭之日真

宗出周昉表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
陽關三疊王

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於賞心亭
陽關三疊王

送別詩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在長安西後人因此有

陽關三詔賜鏡湖人物志唐賀知章乞歸田里為道

祖錢御製詩送之云遺榮朝入道辭中書祖道元史

老早抽簪豈不惜賢士其如高尚心臣有重望者不足

時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眾非世章有旨命書祖

道都門外朝官出祖唐書中宗壓書迎武攸緒詔見

更冠帶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及廷臣飲

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土竝祖城東

錢元史程鉅夫請致仕賜上尊命追送出界奕字大

業為野王令羊祐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

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枯出界數

百里坐珪璋交映月馬邑苑言揚告歸荆衡郡公追

此免官珪璋交映月馬邑苑言揚告歸荆衡郡公追

賦珪璋交映按論字言揚祖道歆歆明史紀事武

謝遷劉健等以劾劉瑾致仕去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
議時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歛
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
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
不負臨賀書唐

楊憑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
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
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
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夷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
不負楊臨賀

肯負國乎
獨餞希文
宋史范仲淹既貶朝士畏宰
相莫敢送獨集賢校理王質

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
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
送吏部郎
南史宋何尚之
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叔父度曰
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向彥德也
送人作郡
晉羅

戲
墜雨秋蒂
古詩逸若墜雨翩似秋蒂彙苑
墜雨離雲秋蒂去樹喻離別也
扶

景柳煙
古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相
古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相
柳煙此喻夫
河橋

楊柳
宋之問詩旦別河橋楊
岸上踏歌
李白贈汪倫
柳風夕卧伊川桃李月
岸上踏歌
詩李白乘舟

人部
別
七

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三日刮目

吳志呂蒙曰士別三日

日則刮目相待

離闕如此

白居易長慶集人生幾何離闕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

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

慟泣與訣

唐書武后名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

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乃止

淵鑑類函卷三百

不負網買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人部六十別

別五上

原詩晉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
陶以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在我王內任玉鉉外
惟鷹揚四牡揚鑣元輅振綏庶寮羣后餞飲洛湄感離
歎悽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曰於顯穆親時
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
曲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
集軒冕我我冠蓋習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何敬祖

洛水祖王公應詔詩曰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
通于明神遊宴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于洛之濱高
崖巖巖洪流湯湯春風動衿歸鴈和鳴我后饗二鼓瑟
吹笙舉爵惟別間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羣司告
旋鸞輿整綏我皇重離頓轡駢臨川永歎酸涕霑願
崇恩感物左右同悲王濬祖道怨令詩曰侯誰在矣
東宮詵詵曰保曰傅弘道惟新前一協衡顧問翼輪豈
伊張仲專美前津渙乎唐德多在四鄰齊軌上葉永垂
清塵陸雲餞太尉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
愔愔庭旅鐘鼓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陰視景祇

慕揮袂霑襟戀彼同棲悲爾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潘岳北芒送別王世胄詩曰朱鑣旣揚四轡旣整駕
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
北騁 孫楚答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先侯邁德垂化
康哉之詠實由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仰
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故臣爰及羣士皓首
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齒 宋顏延之爲皇
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序詔詩曰太儀在御皇聖
居貞旁緝民紀仰緯天經物資感變神以瑞形川無遁
寶山不闕靈亦旣戒裝皇心載遠夕帳亭臯晨儀禁苑

神行景鶩發自靈闡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梁王筠侍

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
乃武王威有征軒習弧矢夏陳于戚周鶩戎車漢馳羽
檄我皇俊聖千年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圮德
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保薦食伊瀍整居澧鎬金
門揚塵銅臺茂草命彼膳夫爰詔協律樂賦出車弦操
吉日玉饌駢羅瓊漿泛溢聖德溫溫賓儀秩秩

原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
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一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

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又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又曰涉江採芙蓉蘭
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
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又曰庭中有奇樹
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
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漢李陵贈蘇武
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
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元鳥夜過庭鬢鬢能復
飛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

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

馳奄忽交相踰風浪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

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又贈蘇武別

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

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徃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又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

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

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

首以爲期

又贈蘇武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

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轅嶠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雙鳧相背飛相違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珪璋萬
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又
贈蘇武詩曰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
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
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困獨
零丁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
情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
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
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

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蘇武別李
陵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
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
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
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又別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
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
見何詎失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
莫相忘 又別李陵詩曰征夫懷徃路起視夜何其參
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

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
來歸死當長相思 又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
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
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
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
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魏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
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
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
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

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
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
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
竝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迴且遠別促會日長 應瑒
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還舊土悲思不
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長河
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
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晉王浚從幸
洛水餞王公歸國詩曰聖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
垂大教元化被無垠欽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

羽蓋高會洛水濱臨川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
奏蘭羞備時珍古人亦有言爲國不思貧與蒙廟庭施
幸得側大鈞羣僚荷恩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
感暢人神長流無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
路無因馳情繫帷幄乃心戀軌塵 陸機祖道畢雍孫

劉邊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
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蒞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又送顧公
直詩曰伐鼓五嶺表揚聲萬里外高山何足陵巨海猶
縈帶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人竟不

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潘岳金谷集詩曰王生

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

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回谿縈曲

阻峻坂路成夷淶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元醴染朱顏

但訴杯行遲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潘尼送盧弋

陽景宣詩曰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

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

隨襟頽九重不常鍵閭闔有時開愧無紵衣獻貽言取

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

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

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醴酥芳饌備奇珍巴
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風曲裾揚輕塵孫
楚征西官屬於陟陽侯祖道送別詩曰晨風飄岐路零
雨被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即長衢惆悵
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左貴嬪感離詩曰

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
省所賜告情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歔歔不自持何時
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殷仲
文送東陽太守詩曰昔人深誠歎臨水送將離如何祖
良遊心事屢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緬逶迤宋孝武

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
晨暮開顏披所戢未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
介飛旌背爾邑悄擾徒旅戒團樂流景入遲遲分手念
泫泫登路泣南平王代收淚就長路詩曰聳轡高陵
曲揮袂廣川瀆黃塵昏白日悲風起浮雲蕭條萬里別
契闊三秋分時往從朝露年來驚夕氲徘徊去芳節依
遲從遠軍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祇役出皇邑相期
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
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謝惠連與孔曲阿別
詩曰悽悽乘蘭秋言餞千里舟塗屈雲陽邑邑宰有昔

遊行人雖念路爲爾暫淹留 又夜集歎乖詩曰詩人
詠踟躕搔首歌離別誠哉曩日歡展矣今夕切吾生赴
遙令質明即行轍在貧故宜言贈子保温惠曷用書諸
紳久要亮有擔 鮑照詩曰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汜
邂逅兩相親同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隅頓千里追
憶棲宿時聲容滿心耳揚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又
送盛侍郎詩曰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
平野起秋塵 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詩曰茲夕竟
何夕念別開曾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虛園 王融奉
辭鎮西應教詩曰末學謝能算高義幸知遊雷庭參辯

頭梁苑豫才鄒徘徊歲光晚搖落江樹秋風旗縈別浦

霜瑄迺遙州又蕭諮議西上夜集詩曰徘徊將所憂

惜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

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山中殊未憚杜若

空自芳謝朓別王僧孺詩曰花樹雜爲錦月池皎如

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又與江水曹詩曰山中上方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

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猶網別後能相

思何嗟異風壤又離夜詩曰玉繩隱高樹斜漢映曾

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難裁

山川不可夢況乃故人杯 又將發石頭上烽火樓詩
曰徘徊戀皇邑躑躅躡魯阿陵高墀闕近眺迴風雲多
荆吳阻山岫江海合瀾波歸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
又新亭渚別范雲詩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
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
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虞羲送
友人上湘詩曰濡足送征人褰裳臨水路共盈一樽酒
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舠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願
但論心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
金石固 劉繪送別詩曰春蒲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

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張融別詩曰白雲山上盡清

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梁昭明春日宴

晉熙王詩曰百六鐘期數三七厄時中國難悲如燬親

離歡數窮藩哲遊沮夢揚化撫邊戎幸茲同宴醑引滿

愛樽空簡文帝餞廬陵內史王修應令詩曰餞行臨

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雲垂畫堂疎槐未合

影及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豔階蕙結初芳又餞別詩

曰行樂出南皮宴餞臨華池擗解篁開節花闍鳥迷枝

窗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徒命銜杯酒終成憫別離

又送別詩曰行行異沂海依依別路岐水苔隨纜聚岸

柳拂舟垂石菌生懸葉江槎流臥枝燭盡悲宵去酒滿
惜將離 沈約侍宴謝朓宅餞東歸應詔詩曰皇情悵
東馳羽旆拂南屜夏雲清朝景秋風揚早蟬飲和陪下
席論道光上筵 又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
曰沃若動龍驂參差疑鳳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又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曰丹浦非樂戰負
重切君臨我皇蘊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
失飛沈推轂二嶠道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
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遵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
禽函轅方解帶燒武稍披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

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成詩曰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別詩曰君東我亦西銜悲涕如霰浮雲一南北何由展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海鴻連翩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丘遲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詰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萸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漬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

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范雲之零陵郡次新亭詩
曰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
滄流未可源高飄去何已又別詩曰洛陽城東西長
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又送沈記室夜
別詩曰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
里分寒芝寧共採霜猿行獨聞捫蘿正憶我折桂方思
君又別詩曰孤煙起新豐候鴈出雲中草低金城霧
木下玉門風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摘
蘭沅水東蘭摘心焉寄桂折意誰通江淹貽袁常侍

詩曰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
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鑠霞上景懜懜雲外山
涉江竟何望留滯空採蓮又臨秋怨別詩曰四時煎
日夜玉露催紫榮始懷未及歎春意秋方驚涼草散螢
色衰樹斂蟬聲承君客江潭先愁鴻鴈鳴吳山饒離袂
楚水多別情金碧堅不滅桂華蘭有英但見一葉落哀
恨方未平又擬古雜體詩曰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
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
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任

昉詩曰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
先舉揆景巫衡阿臨風長楸渚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
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王僧孺送殷何兩記室
詩曰掩袖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瀼瀼旦潮
平不肖余何惜無貲是勿輕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庾肩吾侍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遊士高宴入承
華竝載同連璧雕文類簡沙落援時動樹墜雪暫揺花
念此離筵促方愁別路賒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續
詩曰洞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
枝雨足飛春殿雲峯入夏池郢路方遼遠湘山轉蔽虧

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孝總應令詩曰層
臺臨迴漲耿耿青煙上欲送分符人翻似河隄望寒雲
暗積水秋雨蒙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貺慙無寡
和曲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生蕭條鏡
管清別筵開帳殿離舟卷幔城前山黃葉起對岸白沙
驚臨渦同極望竊吹愧才輕 又侍宴餞東陽太守范
子雲詩曰東部資良守北宮敦獻酬新枝漸接樹故凍
欲含流早花少餘雪春寒極晚秋徒嗟白岸遠空想赤
松遊 又新林送劉之遴詩曰旆轉黃山路舟纜白馬
津送輪時合憶分驂各背塵常山喜臨代隴頭悲望秦

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 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數
年共遊息一旦各聯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山川長波
漫不極高岫鬱相連急風亂還鳥輕寒靜暮蟬扁舟已
入浪孤帆漸逼天停車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吳均送
呂外兵詩曰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送君長歎息徒
使淚霑巾 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黃金羈青驪紫
絲鞵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余達雲
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清明月亮露下寒葭
中風起秋江上衣染潺湲淚棹犯參差浪匕首直千金
七寶雕葉狀生離何用表賴此持相餉 又別王謙詩

白巖光不遂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狎甘泉宮
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卮空儻遺故人念僕在東山東

又贈姚郎詩曰星漢正參差佳人不在斯宿昔暫乖阻
何異遠分離露染薜蘿葉日照芄蘭枝風光已飄薄雲
采復逶迤勞夢無人覺默默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
子慘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眇眇黃鳥尚關關糾紛
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露征舫犯夜湍無因停
合浦見此去珠還 又贈別詩曰樹響浹山來猿聲繞
岫急旅帆風飄揚行巾露霑濕深浪閣蒹葭濃雲沒城
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思泣 又贈別詩曰君留朱門

裏我至廣江濱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
落葉尚紛紛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何遜與胡興
安夜別詩曰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言笑分
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悵獨守
故園秋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歷稔共追遊一
旦辭羣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
暗雕室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蕭琛別詩曰落日
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手信
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俟我式微
歲共賞階前蘭蕭子範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儲皇

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閑宴等清漳新泉已

激浪初卉始含芳兩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劉孝綽

侍宴餞庾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悵餞靈芝側是

日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

綴鶯領光風送綺翼下輦朝旣盈留宴景將昃高辯競

談端竒文爭筆力伊臣獨無伎何由奉吹息 又侍宴

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花

上鮮油雲葉裊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班俊

造光私獎輜公徒然謬反隅何以窺重仞 又侍離宴

詩曰轅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永羽旗映日移饒吹臨風

警令王愍追送纜舟餞俄傾掩袂望征雲銜杯惜餘景
首燕徒有心局步何由騁又又應令詩曰鮮雲積上月
凍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換新光竹萌始防露桂
挺已含芳瑤堦變杜若玉沼發攢蔣聖衿惜岐路曲宴
關蘭堂又又江津寄劉之遴詩曰與子如黃鵠將別復
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共攜雲氣藻同舉霞文
杯佳人每曉遊禁門恒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宗夫詩曰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愍
默瞻華池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徑悠悠
結芳枝眷言終何託心寄方在斯 劉顯發新林浦贈

同省詩曰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懸秋浦歸鳥
飛相次感物傷我情惆悵懷親懿 劉孺侍宴餞新安

太守蕭幾應令詩曰芝殿延薄景畫室寫油雲元覽多
該洽聖思究前闡微密探精義優游妙典墳飲餞參多
士贈言賦新文 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曰
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涿池解餘凍丹霞霽新雨良
守謁承明祖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留宴醕 周
王褒入關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千里闔黃塵關
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陸才子詩曰解纜出南
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送別人中流搖蓋影

邊江落騎塵平湖開曙日細柳發新春滄波不可望行
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曰連翩憫流水悽愴惜離
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隄絕橫岐數路分
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庾信應令詩曰望別非新
館開舟即舊灣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
征帆獨背關 又和保法師詩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
江潭幾人應落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
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鴈秋分俱度河 又
和侃法師詩曰回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
到在他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

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又別周弘正詩曰訣

石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黃鵠一

反顧徘徊戀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陳周弘

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朝霜侵漠草流沙度隴飛一聞流

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十歲歲

暮遠徂征寒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近遠爲憶

長安城

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鳳吹臨伊水時駕

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城聞上鼓迴洲隱

去檣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

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

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劒空挂隴頭枝
張正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詩曰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
平亭迴漳水乘旆轉洛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
燒田雲色暗古樹雪花明岐路一迴首流襟動眷情

又秋日別庾正負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
凌疎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

秋月夜夜上河橋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別承明

枉道暫逢迎去帆收錦纜歸騎指蘭城紛糺連山暗潺
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
憫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又江津送劉光祿

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帆勢
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
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闔又廣陵岸送北使詩
曰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即是觀濤處仍爲郊贈衢
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斯背櫪馬檣轉向風烏海
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望飛鳧定知
能下淚非但一楊朱江總別袁昌州詩曰河梁望隴
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
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又賦得攜手
上河梁應詔詩曰早秋天氣涼分手關山長雲愁數處

黑木落幾枝黃鳥歸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用心斷絕
何悟是河梁 又別袁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
西東關山嗟墜葉岐路憫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
同 又別賓化侯詩曰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
時結霧平海若無流驚鷺一羣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
歸客爲情自可求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分
悲函谷關欲知腸斷絕浮雲去不還 唐沈佺期古
別詩曰白水東悠悠中有西行舟舟行有返櫂水去無
還流奈何生別者戚戚懷遠遊自君闈芳躑青陽四五
道皓月掩蘭室光風虛蕙樓相思無明晦長歎累春秋

離居久遲暮高駕何淹留 陳子昂送客詩曰故人洞
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
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平生 李白金鄉
送韋八之西京詩曰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
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
君連山起煙霧 又贈別王山人歸布山詩曰王子析
道論微言破秋毛還歸布山隱興入雲天高爾去安可
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 杜甫新婚
別詩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

子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欲隨若去非勢友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人
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又垂老別詩曰四郊未寧靜
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
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胃長揖
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
肝又無家別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
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
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縣吏知我至

名令君鼓鼙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
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又夢李白詩曰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
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
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王維送

別詩曰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
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又齊州送祖三詩曰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
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 又

觀別者詩曰青青楊柳陌陌上別離人愛子遊燕趙高
堂有老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
向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謝親賓余亦辭家者看之淚
滿巾 常建送李十一尉臨溪詩曰泠泠花下琴君唱
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言念神仙尉因致瑤
華音回軫撫商調越溪澄碧林 錢起酬王維春夜竹
亭贈別詩曰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惟
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韋應物送李儋
詩曰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
東日是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非所樂端憂道未通

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王縉古別離詩曰下堦欲離別相對映蘭叢含辭未及

吐淚落蘭叢中高堂靜秋日羅衣飄暮風誰能待明月

迴首見牀空孟雲卿古別離詩曰朝日上高堂離人

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君行本遙遠苦樂良

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常傾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

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

孟郊古怨別詩曰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

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却難說別後唯所

思天涯共明月許渾汾上燕別詩曰雲物如故鄉山

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暮一樽花下酒落日
水西樹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 宋梅堯臣與蔣秘

別二十六年田斐二十年羅拯十年始見之詩曰我今
五十二嘗苦離別煎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三君異
出處相見有後先蔣最會遇早羅倍晚於田仕宦比我
遲官資居我前此亦漫輕量無限歸荒埏所喜笑語同
各驚顏貌遷 陳師道送內詩曰鹿麋顧其子燕雀各
有隨與子爲夫婦五年三別離兒女豈不懷母老妹已
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關河萬里道子去當何歸
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爲期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歐陽修別後寄聖俞詩曰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入歲
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
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我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
少君白髮已揖揖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
穽一落誰引汲但令身尚在果得手重執歡言正喧譁
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共挹輕橈動翩翩晚
水明熠熠行心去雖迫訣語出猶澀歎吁偶成篇聊用
綴君什 黃庭堅贈別李端叔詩曰我觀江南山如目
不受垢憶食江南薇子獨於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
雪顏千峰上雲雨岑絕何由攀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

落涇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我行風雨夜船窗聞遠雞
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陸游送子龍赴吉州掾詩
曰我老汝遠行知汝非得已駕言當送汝揮涕不能止
人誰樂離別坐貧至於此汝爲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
錢亦分明誰能肆讒毀我食自可營勿用念甘旨益公
名位重凜若喬嶽峙汝以通家故或許望燕几得見已
足榮切勿有所啟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汝但問起
居餘事勿挂齒汝去三年歸我儻未即死江中有鯉魚
頻寄書一紙 王十朋留別太學同舍詩曰二年客函
關傾蓋皆故人況我同舍郎何異手足親壘鹽共牢落

燈火同悲辛坐覺歲月忘所賴朋友仁西風起天未淅
瀝吹江蘋思歸適所願惜別還露中祖席歌驪駒別腸
轉車輪離索恐孤陋重來約新春 翁卷思遠客詩曰
涉夏思已深感秋念愈追思念皆爲誰爲彼遠行客客
行曷辰休悵望朝復夕邈邈阻前歡悠悠抱今戚中庭
一株橘嘉實轉金碧爰意花開時花邊語離析惜此不
忍餐留之候君摘擬君君未來回腸更如折何當乘夢
時儻遂微容覲 徐璣漳州別王仲言詩曰百草各有
種春至不栽培交情重故知豈論才不才相識十年初
再見天之涯共飲一杯酒祭若紅顏開人生有此樂知

復能幾回朔風從何來吹發枝上梅天寒日欲暮又乃
行色催

魏曹植別友詩曰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
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
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唐王適古別

離詩曰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
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幔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
知頻年鴈去無消息罷却鴛紋何用織夜還羅帳空有
情春著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
氲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李白金陵酒

肆留別詩曰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
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
與之誰短長 杜甫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

上都詩曰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
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荆
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
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
是滄浪客 高適贈別晉處士詩曰有人家住清河源
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
盧門十年見秋草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

慕君爲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疎出門千里無行車
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 白居易生別離
詩曰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
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
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末年三十生白髮 李頎琴歌送
別詩曰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
烏半飛霜淒高樹風入衣銅鑪華燭增輝初彈綠水
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
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王建寄遠曲曰美人別來
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

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張籍送

遠曲曰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

起登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

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宋梅堯

臣醉中留別永叔子履詩曰新霜未落汴水淺輕舸唯

恐東下遲遶城假得老病馬一步一跛令人疲到君官

舍欲取別君惜我去頻增喜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開

席羅酒卮烹雞炮兔下筴美盤實飭餽栗與梨蕭蕭細

雨作寒色厭厭盡醉安可辭六街禁夜猶未去童僕竊

訝吾儕癡但願音塵寄鳥翼慎勿却效兒女悲 歐陽

脩贈別劉原父詩曰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
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歸來不記與君
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豈知前後不相及歲月忽忽行無
涯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行莫加我後君歸祇十
日君先躍馬未足誇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物
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蘇軾鄭州別
子由詩曰不飲何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
自念庭闈我今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
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
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

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
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又送陳睦知潭州詩曰
華清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
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
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發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
臥聽風聲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
我得生還雪滿鬣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杜燕與秋鴻
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
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楊萬里爲丞零
陵代者未至送親攜老幼先歸詩曰吾父先歸吾未可

吾母已行猶顧我兒女喜歸不解悲我愁安得如兒癡
牆頭人看不須羨居者那知行者歎昨日幸晴今又雨
天公管得行人苦吾母病肺生怯寒晚風鳴屋正無端
人家養子要作官吾親此行誰使然 又送王監簿民

瞻南歸詩曰潮頭打雲雲不留月波潑窗窗欲流夜寒
報晴豈待曉天公端爲盧溪老盧溪在山不知年盧溪
出山即日還黃紙苦催得高卧青霞成癖誰能那詔謂
先生式國人掉頭已復煙林深路傍莫作兩疏看老儒
不用橐中金 陸游古別離詩曰孤城窮巷秋寂寂美
人停校夜歎息空園露濕荆棘枝荒溪月照狐狸迹憶

君去時兒在腹走如黃犢翁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據况
憑瓦兆占歸日嫁來不省出門前夢魂何因識酒泉粉
綿磨鏡不忍照女子盛時無十年元貫雲石別離情
曰吁別離之苦兮蒼梧之野春草青黃陵廟前春水生
日暮湘裙動翠玉榻亭亭染紅淚又聞垓下虞姬泣
斗帳初驚楚歌畢佳人閣淚弄英雄劍血不銷原草碧
何物謂之別離情肝腸剝剝如銅聲不如斫其竹剪其
草免使人生爲情老薩天錫西樓別寄閩憲諸公詩
曰八月八日溪上別溪上彩旗紅獵獵離情已逐渡江
雲邊草連天剪秋色玉驄金虎諸大夫欲別不別留斯

須沙明淺渚白鳥下酒盡落日青山孤丈夫有淚不須
灑去客掛帆君上馬悠悠回首各東西惟見西溪捕魚
者閩關一片月太行一片雲鴈書遠寄隔山嶽雲飛月
明多憶君 又春別詩曰花氣壓簾愁不埽細雨粼粼
長芳草玉釵燕尾剪春寒坐惜流年鏡中老東風吹柳
人不知春嬌滿眼顰雙睂吳松錦字夢中得曉來月落
聞烏啼南園日暖蝴蝶醉香霧熏人海棠睡朱門小立
蹴金蓮落紅起作離人淚 明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大
夏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
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

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
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
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
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名見夾城日高未下殿
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
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
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
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鈿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
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
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
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覲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
呼乃知我公眞丈夫 何景明同崔子送劉以正還關
中詩曰燕川芳草歇已久行子西行更回首駿馬春停
渭曲花金鞭暮指秦中柳看君兄弟皆豪雄十年側想
中丞公東山雲月卧未起北海賓客誰相通荷花初紅
酒初碧汝歸登堂見顏色若問長安舊友生崔何二子
常相憶 楊慎離席行送彭二詩曰吾子從軍巴蜀山
橫戈千里何間闕坐使麒麟日月換行收魚鳥風雲閑
文武才名歸一姓兄弟勲華許誰竝起晚已謝時運傾

當陽再覩乾坤正，陟岡在原來復返。海水天風歲將晚，行行白馬燕雪深。飛飛黃鵠秦雲遠，離堂命酒羽觴疾。畢昴盈軒月東出，主人流連客離席。慷慨爲子歌，今夕

盧紳送友人南還詩曰：鳳凰樓外雲氣長，青袍白馬生輝光。送君千里促羽觴，鳴箏清歌如故鄉。相思明日忽分手，誰把青驄繫綠楊。俞允文征馬嘶送歸有光

詩曰：白楊花飛江水黑，江頭行人頭盡白。青山日出煙塵昏，馬上誰爲都門客。都門豪客長安兒，蒲萄百斛柳千絲。戎裝玉駿邯鄲姬，虎旗繡簇紅鴉啼。長安三月春未暮，城中不見遊人歸。遊人歸，醉滿堤，青草長，征馬嘶。

唐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
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羅
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遠詩曰帶甲滿天
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
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又贈別何邕

詩曰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
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又江亭王闕州筵餞蕭遂州詩曰離亭非舊國春色
是他鄉老長歌聲短愁隨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
生光川路風塵接俱宜下鳳凰 祖詠江南旅情詩曰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兩江聲夜聽潮劍

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為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劉

長卿穆陵關北送人歸漁陽詩曰逢君穆陵路匹馬向

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

殘處處蓬蒿徧歸人掩淚看 錢起別張起詩曰有別

時留恨銷魂況在今風濤初振海鷓鷯遠辭林舊國關

河絕新秋草露深陸機嬰世網應負故山心 皇甫冉

贈莊訥詩曰世故還相見天涯共向東春歸江海上人

老別離中郡吏名何晚沙鷗道自同甘泉須早獻且莫

歎飄蓬 姚係古別離詩曰涼風已嫋嫋露重木蘭枝

獨上高樓望行人遠不知輕寒入洞戶明月滿秋池燕
去鴻方至年年是別離 韓愈祖席詩曰淮南悲木落
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
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張籍薊北旅思

詩曰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白居易原上草詩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
孫去萋萋滿別情 賈島旅遊詩曰此心非一事書札
若為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空巢霜葉落疎牖水

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馬戴早發故園詩曰

語別在中夜登車離故鄉曙鐘寒出岳殘月迴凝霜風

柳條多折沙雲氣轉黃行逢海西鴈零落不成行 又

送人遊蜀詩曰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青猿後

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

花是錦城 薛能送友人出塞詩曰榆關到不可何況

出榆關春草臨岐斷邊樓帶日閑人歸穹帳外鳥發廢

營間此地秋堪想霜前作意還 溫庭筠送人東遊詩

曰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

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

又商山早行詩曰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
月人跡板橋霜榭葉滿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
鳧鴈滿迴塘 宋楊萬里別教授吳景衡詩曰道合從
人笑情親覺別難得朋何恨晚到老幾相看世路今逾
窄吾徒却自寬此心各相勉不但道加餐 又清早出
城別王宣子舍人詩曰月細惟愁落陽昇未要忙出門
雞未覺夾路稻初香涉世寧容懶侵星幸稍涼病來詩
久廢覓句費商量 陸游送仲高兄秩滿赴行在詩曰
兄去遊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寄乞身歸道
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 王

十朋送劉方叔兼簡全之詩曰相見無多日依前又索
居斷魂梅的皜過眼柳蕭疎匹馬來時路征鴻別後書
君歸見溫叟爲我問何如又送陳商霖詩曰相逢猶
未款作別太匆匆日落江東暮人歸冀北空音塵應暫
隔談笑更誰同回首蕭峰外明朝我亦東戴復古送
行詩曰荏苒歲云暮雪霜天正寒取程母太急御下放
教寬朝夕去家遠關山行路難邊頭辦功業恐不在儒
冠又代人送別詩曰南浦春波碧東風送客船別君
楊柳外揮淚杏花前粉鐸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
岸櫓心碎楚江邊翁卷送人遊天台詩曰暫遊行李

少幾日到天台船帶落潮發月從前浦來
花源香不斷藥地綠成堆莫學他劉阮
經年忘却回又留別吳中士友詩曰
羈遊雖不閑幽思亦相關今日經行處
他宵夢寐間松江雲在水茂苑樹成山
況復多吟客令人懶欲還趙師秀楊柳塘寄徐照詩曰因貧爲遠別已是
十三程盡日行山色逢人問地名近書無便寄新句與誰評想爾寒宵雨思予亦夢成
徐照送翁靈舒遊邊詩曰孤劍色磨青深謀秘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
奏凱邊人悅翻營戰地腥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銘又懷趙紫芝詩曰一別一百日無書直至今幾回成

夜夢獨自發秋吟小雪衣猶絀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誰若爾知心 徐璣中川別弟詩曰中川人語別南

國夜何其江迴風來急山低月落遲纜從前浦遠角在

古城吹五畝耕鋤地何當手共犁 又送徐照先回京

師詩曰骨體先如鶴離家歲已周欲知詩思遠曾共楚

鄉遊窮達身將老分攜菊正秋江西看舊友歸計少遲

留 又別趙黃中詩曰世道難爲友相期一見中但令

心事合不在語言同秋早湘煙白舟移蓼岸紅別懷如

迴野長與水雲通 元虞集奉別阿魯灰東泉學士遊

甌越詩曰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池掛冠俄去國連舸

總盛書笥脯嘗紅稻尊羹斫白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
堂廬 明劉基題朱孟章虞學士送別圖後詩曰秋郊
一杯酒握手念將離落日照野水涼風生樹枝今日重
相憶青山如舊時鬢毛非松柏爭得不成絲 高啟楓
橋送丁鳳詩曰紅葉寺前橋停君晚去橈醉應忘世難
歸不計程遙山隱初沉日風催欲上潮離魂來此處還
似灞陵銷 又送易從事祖飲南渚詩曰疎楊映老荷
別處最秋多送客年年路愁人日日波霞明添醉色風
急斷離歌莫謂官程促青山易看過 宋濂送許時用
還剡詩曰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

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
柴扉 邊貢留別張西盤大參詩曰滿酌豈辭醉未行

先憶君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河源渺天連塞

日曛那堪北來鴈偏向別時聞 何景明送呂子詩曰

京洛三年客雲霄萬里違上書俱不報解珮獨先歸北

極臨燕甸南山繞漢畿相將未可料岐路斷蓬飛 楊

慎折楊柳詩曰白雪新年盡東風昨夜驚芳菲隨處滿

楊柳最多情染作春衣色吹爲玉笛聲如何千離別只

贈一枝行 謝榛秋夜烏給事宅言別詩曰故人同此

夜離思且銜杯古樹當庭合流螢到席回燭花留我醉

諫草識君才異日關河隔秋鴻幾北來
李蔡龍別李戶曹詩曰舊游京陌滿何處珥貂行
念子從王事令人識宦情春風吹遠別芳草送孤征
莫歎謀身拙前賢重請纓

唐李白別中都兄明府詩曰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
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
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
中斷惜離羣李頎送魏萬之京詩曰朝聞遊子唱驪
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
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

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曰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又恨別詩曰洛

城一別四千里突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劔外兵

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

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又和裴迪登蜀州

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曰東閣官梅動詩興還

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

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

夕催人自白頭 高適送前衛縣李冢少府詩曰黃鳥
翩翩揚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
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
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 又送李少府貶峽中
王少府貶長沙詩曰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
居巫峽猿啼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
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
躕 岑參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詩曰嬌歌急管
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睂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
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

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又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

馬歸扶風別廬詩曰柳暉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

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

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

斑 錢起送興平王少府遊梁詩曰舊識相逢情更親

扳懽甚少愴離頻黃綬罷來多遠客青山何處不愁人

日斜宮樹聞蟬滿雨過關城見月新梁苑遺風重詞賦

諸侯應念馬卿貧 劉長卿贈別嚴士元詩曰春風倚

棹闌闌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

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

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皇甫冉送李錄事赴饒
州詩曰北人南去雪紛紛
鴈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
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
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陽
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
府中年少不如君
韓翃送

冷朝陽還上元詩曰青絲纜引木蘭船
名遂身歸拜慶
年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
橋通小寺家林
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
共君攜酒在東
田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詩曰
北風吹鴈數
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
送遠白雲何處更
相期山隨匹馬行看暮路入寒城
獨去遲爲向東州故

人道江淹已擬惠休詩

許渾瓜洲留別李翊詩曰泣

玉三年一見君白衣顛顛更離羣楊堤惜別春潮晚花

榭留歡夜漏分孤館宿時風帶雨遠帆歸去水連雲悲

歌曲盡莫重奏心遶關河不忍聞

宋梅堯臣送石昌

言學士詩曰混混拍堤瓜蔓水軒軒銜尾挂檣船使君

東下只朝夕父老走迎無後先古堞秋耕拾銅鏃長淮

瀑雨入壕連鳴猿舞鶴仍持去不憶承明夜直眠

歐

陽修送張生詩曰一別相逢十七春顏顏衰髮互相詢

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

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濁酒無時舉爵頻

又退居述懷寄韓侍中詩曰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
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鴈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
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
親友念離羣 蘇軾和董傳留別詩曰麤繒大布裹生

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
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
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又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
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東禪莊院詩曰十日春寒不
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盡放青青沒
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餅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

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黃庭堅贈別幾復詩曰風驚

鹿散豫章城邂逅相逢食楚苹佳友在門忘燕寢故人
發藥見平生只今滿坐且樽酒後夜此堂還月明契闊
愁思已知處西山影落暮江清 又夏日夢伯兄寄江
南詩曰故園相見畧雍容睡起南窗日射紅詩酒一年
談笑隔江山千里夢魂通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
鹿養茸幾度白沙青影裏審聽嘶馬自搯筇 葛長庚
別李仁甫詩曰君向星江結草廬我來抵掌笑相呼三
盃碧液漲菱盞一縷青煙纏竹爐劒舞春風花爛熳琴
彈夜雨竹瀟疎明朝拄杖知何處猿叫千山月滿湖

陸游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過留一宿而別口誦此詩
以送之詩曰久客方知行路難關山無際水漫漫風吹
欲倒孤城遠雪落如筵野寺寒暮挈衣囊投土室晨沽
村酒掛驢鞍文章一字無人識胸次徒勞萬卷蟠 又
送客城西詩曰倦客憑鞍半醉醒秋光滿眼歎頽齡日
斜野渡放船小風急漁村攤網腥客思不堪聞斷鴈詩
情強半在郵亭歸來更恨城笳咽煙火昏昏獨掩屏
王十朋別同學詩曰蕭瑟秋聲起桂枝登臨誰賦送將
歸伴人燈火情猶在過眼煙雲事已非記取虀鹽同冷
落忍教襟袂遽分違明朝一笑江山隔望斷日邊鴻鴈

飛 戴復古送滕審言歸長沙詩曰折柳亭前送故人
平沙留得馬蹄痕雲生渡北迷行路煙起江南認別村
恨不與君同上道歸來無伴自開樽西樓獨倚黃昏月
欲倩飛鴻寄斷魂 又鎮江別總領吳道夫侍郎時愚
子琦來迎侍催歸詩曰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
山錢老妻懸望占烏鵲愚子催歸若杜鵑濟世功名付
豪傑野人事業在林泉難禁別後相思意或有封書寄
鴈邊 翁卷留別南昌諸友詩曰衰頰怕被青銅見病
骨堪同瘦鶴羣出久併荒幽徑菊未歸長憶滿山雲春
風豈識吟人恨夜雨頻於客舍聞萬柳百花好時節別

君愁緒亂紛紛

趙師秀送翁卷入山詩曰已送山民

歸舊廬子今復去我何如漸成老大難爲別早占清閑

未是疎小雨半畦春種藥寒燈一盞夜修書有人來問

陶貞白說與華陽何處居 又會宿送子野詩曰又承

出郭到貧家一度分攜鬢易華自說印書春可寄獨慚

闕酒夜難賒眠遲古鼎銷殘火吟苦寒缸落細花羸病

不能親送別夢魂先立渡頭沙 真山民連城春夜留

別張建溪詩曰飛絮遊絲客子心連城那忍遽分襟青

燈應見詩情苦濁酒不如交味深一榻暖風棲竹屋半

闌淡月立花陰離懷今夜先收拾盡付明朝馬上吟

元楊載送薛元卿歸龍虎山詩曰金門詔下羽人歸欲
向山中採蕨薇琥珀懸崖松樹老琅玕倚澗竹根稀高
巖蓄雨星辰濕古石綠雲逕路微養性可無軒冕累游
塵元不沈仙衣 明楊維禎送沈生還江州詩曰鄉心
正爾怯高樓況復樓中賦遠遊客裏登臨俱是感人間
送別不宜秋風前落葉隨車滿日下浮雲共水流知汝
琵琶亭畔去白頭司馬憶江州 高啟寒山寺送別詩
曰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裏鐘催行客
起塔中燈照遠僧歸漁村寂寂孤煙近官路蕭蕭衆葉
稀須記姑蘇城外泊烏啼時節送君違 宋濂留別陳

秀才詩曰百里春帆到海隅不堪回首拂征裾少年未
慣長爲客有便相煩數寄書言子絃歌遺化在吳王城
塹劫灰餘英游從此成疎闊後夜懷君月上初 李東
陽和若虛郎中贈行詩曰赤日黃塵馬倦行石橋山店
有官程城頭路盡千峰隔袖裏詩來兩腋清蟬雜柳風
秋漸遠鶴翻松露夜還驚欲知小吏將詩意記取柴門
剝啄聲 又送劉東山司馬致仕詩曰十年兩度送君
歸聽說鄉山興欲飛歲久兒孫頭角變日長賓客往來
稀平橋著板通樵徑老樹盤根作釣磯強欲相從無舊
業定於何處解朝衣 王守仁別希顏詩曰後會難期

別未經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與共聽西堂
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
幽栖處還有峯頭雙鶴鳴吳邊貢次獻吉留別詩曰初
春郊甸積雪滿客子出門岐路長征車杳杳去不息關
柳青青愁未央却望泰山懷古道即歸梁苑亦他鄉十
年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煙思渺茫謝榛送客游洞庭
湖詩曰相逢楚客問巴州此去揚帆湖上游天漢長連
洞庭水雲霞半入岳陽樓低空白鴈投寒渚隔浦丹楓
照暮秋莫向湘君聽鼓瑟黃陵月冷不勝愁王世貞
徐大宗伯同唐婁張三子見餞至新洋江始別詩曰新

洋江口好停舟淡月籠煙破暝愁君卧可能忘魏闕予
行終擬問菟裘朝歌易作雙青眼別酒難禁兩白頭總
是秣陵多勝地却慚人喚鳳皇遊 屠隆北上彭城別

姜仲文詩曰荒城濁酒送斜陽數起門前指鴈行木葉
時時作風雨星河夜夜在衣裳坐深熠燿初驚扇秋冷
莎雞半入牀何物最能關別恨野橋殘月照清霜

增唐杜牧送盧秀才詩曰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潺
湲如不改愁更釣魚來 又送薛種遊湖南詩曰買得
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雲意一棹去瀟湘 又寄
遠人詩曰終日求人卜回回道好音那時離別久入夢

到如今。又別沈處士詩曰舊事參差夢新程邈迤秋
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李商隱散關遇雪詩曰劒
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又
詩曰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
秋。胡高啟折楊柳歌詞曰高枝拂翠憶低枝垂綺筵
春風千萬樹此樹妾門前。又詩曰江頭橫吹悲北客
休南去闌道武昌門愁人無別樹。

贈唐許敬宗奉和聖製餞來濟應詔詩曰萬乘騰鏢警
岐路百壺供帳餞離宮御溝分水聲難絕廣宴留歌曲
易終。王勃秋江送別詩曰早是他鄉值早秋江亭明

月帶江流已覺逝川傷別念復看津樹隱離舟 李白
橫江詞曰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
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
廣陵詩曰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
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詩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
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又送別魏二詩曰醉別江樓
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
夢裏長 又重別李評事詩曰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行
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又

盧溪別人詩曰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

到荆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王維送元二使安

西詩曰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又送別詩曰送君南浦淚

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爲報故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

陽時 又送沈子福之江東詩曰楊柳渡頭行客稀罟

師盪桒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賈至送李侍御赴常州詩曰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

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岑參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詩曰西原驛路掛城頭

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是漢時秋
杜甫贈鄭鍊赴襄陽詩曰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
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高適
別董大詩曰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
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送杜十四之

江南詩曰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
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劉長卿送裴郎中貶吉

州詩曰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
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皇甫冉送魏十六還蘇州
詩曰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

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朱放送温台詩曰渺渺天涯

君去時浮雲流水自相隨
人生一世長如客何必今朝

是別離
郎士元送麴司直詩曰曙色蒼蒼兼曙雲朔

風燕鴈不堪聞
貧交此別無他贈唯有青山遠送君

戎昱移家別湖上亭詩曰好是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

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
欲別頻啼四五聲
宋蘇軾

贈別詩曰青鳥銜巾久欲飛
黃鸞別主更悲啼
慙莫

忘分攜處湖水東
邊鳳嶺西
黃庭堅奉答李和甫代

簡絕句曰山色江聲相與清
卷簾待得月華生
可憐一

曲竝船笛說盡故人離別情
楊萬里夜離零陵以避

同寮追送之勞留簡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
今真水月間半夜猶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水州山 又
送客山行詩曰嶺雲烏作小涼天山店重來憶去年獨
樹丹楓誰不見何須更立萬松前 朱熹送德和弟歸
婺源詩曰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
事催歸興步出閩山黃葉堆 明高啟山中別寧公歸
西塢詩曰一上香臺看落暉沙村孤樹晚依依老僧不
出青山寺只有鐘聲送客歸 又送賈麟歸江上詩曰
別淚紛紛逐斷猿負交無贈只多言離愁正似蘼蕪草
一路隨君到故園 又江上送客詩曰春風江上蕩舟

過垂柳垂楊拂浪波惆悵今年頻送客長條欲折已無
多 解縉赴廣西別甥彭雲路詩曰多情爲我謝彭郎
采石江深似渭陽相聚六年如夢過不如昨夜一更長
唐寅送陳憲章詩曰僧房酌酒送君行把臂西風無
限情此際若爲銷別恨兩行紅粉轉春鶯 李夢陽夏
口夜泊別友人詩曰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城樹亂烏
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 楊慎征人早
行圖詩曰杜鵑花下杜鵑啼烏臼樹頭烏臼棲不待鳴
雞度關去夢中征馬尚聞嘶 謝榛留別張德隆詩曰
來時積雨沒平原去路鳴蟲秋正繁桂樹花開如有興

紫駟嘶過孝王園 又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
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樽多舊侶滿船歌
管月如霜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